

教师评价素养发展的挑战与对策:基于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和实施新课标的省思

檀慧玲 王 玥 沈漪佳

【摘要】评价是教师教书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素养是教师必备的专业素养。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和贯彻落实基于新课标的课程教学改革亟须大力发展和提升教师的评价素养。当前,教师评价素养的专业地位尚未得到充分体认、实践发展水平不高、培养培训不够、科学研究滞后,阻碍了教师评价素养向更高水平提升。需要研制教师评价素养专业标准并做好配套保障制度,在教师教育体系中建立健全教师评价素养的培养和培训,发挥好教师评价对教师评价素养发展的牵引作用,加强对教师评价素养的科学研究,多措并举为促进教师评价素养的发展和提升保驾护航。

【关键词】教育评价改革;课程教学改革;教师评价素养;教师教育

【作者简介】檀慧玲,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100875);王玥(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100872);沈漪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100875)。

【原文出处】摘自《教育科学研究》(京),2023.8.34~41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优先关注课题“高中课程改革背景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BDEA1903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2022年度自主课题“中小学教师评价素养提升策略研究”(2022-01-099-BZK01)的研究成果之一。

20世纪末,随着“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standards-based movement in education)^[1]运动和“为了学习的评价”^[2](assessment for learning)理念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评价是教师教书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教师“能做评价”“会做评价”,并能够利用评价结果促进其教育教学活动的调整和改进。有研究指出,教师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专业时间用于与评价相关的活动^[3],教师的评价能力制约着教师的评价活动效果,也最终影响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4]、学生的学业成就^[5],没有好的评价就没有好的教学^[6],教师应先学会评价再学习上课^[7]。

教师评价素养(assessment literacy)的概念最早由斯蒂金斯(Stiggins, R. J.)于1991年提出,指教师所应具备的基础性教育评价知识和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各种学生成就测验中的技能。^[8]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评价素养确认为教师专业素养的组成部分。^[9]我国对教师评价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晚,始自2007年,至今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在教师评

价素养的内涵要素、发展现状、影响因素与发展策略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当前,学界对教师评价素养这一概念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素养”概念理解的不同和对教师的“评价”认识的差异。本研究基于教师评价素养内涵的相关研究,认为“素养”是一个抽象的、多维的复杂概念,是知识、技能、情感态度等多方面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表现,评价素养贯穿教师评价活动的始终,体现在其评价方案的设计、评价工具的使用、评价结果的解读与反馈等方方面面,是在教师个体层面影响其本人如何开展评价及评价最终效果的决定性因素。

一、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和实施新课标对教师评价素养提出新要求

(一)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教师落实评价主体责任,以高水平评价素养保障育人质量

教师是学生最直接的培养者和评价者,教师评价素养是教育评价改革“最后一公里”上的“关键隘口”和“窥视镜”。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坚持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五类主体为抓手,分类分层研究教育评价改革思路、措施、实施路径。^[10]五类主体作为教育事业的主要责任人和利益相关者,彼此间有着层层递进、相互嵌套的评价与被评价、服务与被服务关系。

一方面,学生是整个教育的核心,是所有其他主体的服务对象和评价对象,而教师在这些主体中与学生的联系最直接、最紧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任课教师每学期须对每个学生进行学业述评,述评情况纳入教师考核内容”^[11],更加凸显了教师的评价主体责任。教师的评价素养直接关乎教育评价改革在教育教学末端的落实成效,是教育评价改革“最后一公里”上的“关键隘口”。另一方面,评价改革的各主体依次接受上一级/类主体的指导、监督和评价,如教师接受学校的评价、学校由上级党委和政府来评价、学校及政府的育人效果要接受社会的评判等。各类主体中,教师的评价观既深受教师个体育人观的影响,也深受其他主体的育人观、评价观以及教师本人如何被评价的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内化并集中表现为教师的评价素养。故而,教师评价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教育评价体系的缩影,是回望与透视教育评价改革整体成效的“窥目镜”。

《总体方案》对教师的评价价值观、评价理念、评价技术等素养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教师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价值观,并同步调整其教育教学观、学生发展观,积极引导家长与学生的成长成才观。《总体方案》把“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作为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把“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引导确立科学的育人目标,确保教育正确发展方向”作为重要原则,以扭转评价导向为抓手,纠偏整个教育的教育观与育人观。^[12]教师的教育评价观根植于其教育教学观与学生发展观,同时又在专业实践中与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推进教育评价改革落实落地,需要教师坚决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观念和行为,树立学生全面发展观,在学生评价、课堂教学等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坚持对学生的全面培养,尊重学生发展规律和个性化差异,并积极引导家长与学生树立科学的成长成才观。另一方面,教师要更新评价理念,加强学习最新的评价方式方法。为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总体方案》创新性地提出“改进结果

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13],要求变革评价方式方法,强化发展性、全面性、个性化的教育理念与评价理念,进一步发挥评价在育人过程中的诊断、改进、激励功能;同时,提出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创新评价工具,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14]以配合新型评价理念和方式方法的落地。教师作为学生培养和评价的直接主体,是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综合评价的最主要实践者。这就要求教师既要充分理解评价方式变革背后的评价理念,制定合理的评价目标,又要及时学习、掌握以及科学应用最新评价技术,以充分实现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要素、发展全过程等的评价,切实发挥好评价的作用。

(二)新一轮课程标准要求强化评价对教育教学的促进与改进作用,鼓励教师开展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生评价

教师的课堂评价是课程标准所规定的重要教育教学内容和环节。课程标准为教和学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关注点,教师依据标准对学生进行评价,再根据学生的达成情况对教学做出及时调整。^[15]自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兴起基于课程标准的教育教学改革运动以来,评价之于教育教学的意义进一步凸显,逐渐成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21世纪初相继印发了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的课程标准实验稿,正式开启了基于标准的课程教学改革。至2023年1月1日,义务教育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均已经历两次修订,形成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稿)、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系列版本。各版本课程标准始终在“实施建议”模块中并列列出评价建议 and 教学建议,将评价置于与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又在具体针对某一学段的课程内容标准中,专门列出了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评价建议,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对第四学段(7~9年级)的课程内容要求中,把“教师可以围绕读书的主要环节编制评价量表,制作阅读反思单……”^[16]作为重要教学提示之一,充分体现了教师的课堂评价在有效达成课程目标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新修订的课程标准特别突出了评价在教育教学过程的重要作用,强调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生评

价,对教师的评价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为使课程目标更加可测可评,细化了评价建议,增加了“学业要求”“学业质量标准”“评价案例”等模块,进一步突出了评价在保障课程和教学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教师的课堂评价提出了更具有指导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新课程标准强调“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围绕核心素养的落实重新调整了课程的结构、内容和教学要求,强调促进“教一学一评”的一致性,全面推进基于核心素养的考试评价。^[17]学生核心素养是知识、技能、方法以及学科思想的个体化,是内隐的、间接的^[18]、综合化的、个性化的,其发展水平难以通过大规模的标准化测验直接测得,更适合通过近距离、长时间的观察,对学生日常行为以及在综合实践活动中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这对作为学生评价主力军的教师的评价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教师牢固树立素养导向的评价观,具备独立设计和实施学生核心素养评价活动的能力,将评价与教学融为一体,充分实践“以评促学”和“以评促教”。

二、教师评价素养的实践水平及相关制度保障尚不足以满足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和落实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一)教师评价素养的实践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已开展的较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相关调查研究看,部分教师在评价价值观、知识、技能、伦理等多个维度上的素养表现不容乐观。其一,评价目的模糊,评价价值观片面。有研究发现,教师进行评价的随意性、盲目性比较强,且仍有不少中小学教师存在重教轻学、重结果轻过程、重分数轻素质等理念和行为。^[19]其二,评价知识储备不足。对部分地区的抽样调查发现,教师普遍缺乏评价相关知识、方法等基础储备,存在诸如对新课标“学生成就期望”了解较少、对不同类型试题的考核目标不甚了解、对测评成绩的理解存在误区等问题。^[20]其三,评价实际操作技能水平有限。某区域调查发现,51.07%的教师认为自己在现实中不能落实自行设计一项表现性评价活动的想法。^[21]其四,评价伦理关怀不够。许多教师习惯“以分论人”,在课堂评价活动中,给予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多的表现机会,对成绩欠佳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2]

(二)教师评价素养的专业地位尚未在教师专业标准中被充分认同

教师评价素养在我国教师专业标准中定位不清晰,未充分体现其独特性与重要性。教育部印发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是国家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求,是教师实施教育教学行为的基本规范,是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23]教师评价素养的专业地位尤其需要得到教师专业标准的确认。随着“为了学习的评价”理念的发展,教师的评价实施、评价结果的解读和反馈等对改进教育教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凸显。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苏格兰、英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本国的教师专业标准中重点规定了对教师的评价素养要求。^[24]我国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将对教师实施评价的要求单列为“激励与评价”或“教育教学评价”,与教学设计、教学实施、班级管理等活动领域并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教师评价行为和评价能力的重视,但仍存在一些问题。^[25]首先,对教师的评价素养的要求不全面。对教师的评价要求被归属在“专业能力”维度下,局限于“技能”层面,尚未触及评价知识、态度、情意等方面的素养要求。其次,对教师评价素养发展的指导不具体。对教师评价行为的现有要求表述宽泛,与评价情境的联系性不强,缺少判断标准达成程度的量尺,难以产生实际规范与约束效力。最后,评价素养的重要性及独特性地位没有在教师专业标准中得到凸显。仅有的3条~4条对教师的评价要求在总计60余条专业标准中占比偏少,且缺少对教师评价素养重要性及作用的相关表述。

(三)教师评价素养发展的制度保障有待加强和完善

目前,教师教育体系中对教师的评价教育比较有限,教师评价素养的发展缺少专门化、系统化和可持续的培养培训支持,教师管理和评价文化也不利于教师评价素养的养成。其一,我国现有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评价教育内容偏少。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大量教师教育项目通过开设独立课程或设置课程单元的形式对教师进行评价教育。^[26]我国的教师教育则一直以来更为关注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课程内容以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法等传统内容为主,较少涉及教育评价理论、教育评价方法等评价教育内容。^[27]其二,对教师

进行评价教育的优质教材匮乏。当前,用于教师培养和培训的教材仅涉及教育评价的部分内容,而且通常是较为远离教师日常评价实践的心理测量学相关内容^[28],无法为教师评价素养的发展提供系统性学习支持。其三,既有的教师管理及评价导向不利于教师积极主动发展评价素养。多数学校还是以升学率来评定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的优劣,提倡“分数论”“比赛论”,这种片面的评价制度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观、教育教学观以及评价观发挥着强烈的“指挥棒”作用,使得教师更重视自身教学能力和学生学业成绩等与切身利益直接挂钩的专业学习领域,无暇关注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全面培养和科学评价。^[29]

(四)教师评价素养的学术研究需要更加广泛深入

教师评价素养研究的数量与质量、深度与广度等方面还有较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国内有关教师评价素养的高质量研究较少。以“教师评价素养”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发现自2007年首篇论文发表至今,共有150余篇期刊论文和100余篇硕博学位论文,其中,发表在北大核心或CSSCI来源期刊上的高质量论文仅有50余篇。从数量上看,国内学术界对教师评价素养的关注度还比较有限。其次,当前学界对教师评价素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目前,国内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教师评价素养的内涵与框架、意义价值、问题、发展策略等展开,具体到某一方面的研究尚有大量留白。^[30]比如,对内涵与框架的研究侧重于整体框架结构的构建,对框架下各维度的具体内容阐释不足,且对实践发展的指导性不强;又如,对功能定位及意义价值的研究没有及时跟进国家教育评价改革、教师专业发展、课程教学改革等最新政策动向;再如,对发展策略的研究偏重宏观和中观举措,而对微观策略的具体实施办法及效果的探讨较少等。再次,国内的教师评价素养研究在结合国际研究动向和国内教师专业发展实际需求进行研究主题和方向的扩展上略显迟缓。比如,国外当前的教师评价素养研究较为关注对教师的评价教育,对评价教育的意义^[31]、评价教育教法^[32]、评价教育课程^[33]、评价教育效果^[34]等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国内还鲜有研究对教师教育中的评价教育进行专门系统和深入细致的讨论;又如,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极大地变革着教师的教育教学环境,既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创造了新条件,也提出了新需求和新挑

战,亟待开展人工智能和数字时代的教师评价素养发展实践研究。

三、多维着力、多措并举促进教师评价素养的发展和提升

(一)研制教师评价素养专业标准并做好配套制度保障

确立教师评价素养专业标准是突出评价素养专业地位、为教师评价素养发展提供规范性指导的关键,要求一方面要研制我国的教师评价素养专业标准,另一方面要完善并落实配套政策和制度。首先,由教育部门牵头组建专业团队,开展广泛的国内外文献调查研究、国内实证调查研究等,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教育教学改革、教育评价改革的任务与趋势,明确教师评价素养的功能定位,参考借鉴国内外在教师评价素养要素、标准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初步形成符合我国教育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实践需求的教师评价素养专业标准。其次,围绕教师专业标准的“导向—发展”与“评价—监管”两种目的取向^[35],细化教师评价素养专业标准,将其充分融入到教师教育政策体系以及教师的资格认定、业绩考核、职称聘任、评优奖励等监管制度体系中,落实教师评价素养标准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评价监管教师中的作用。最后,对修订后的教师评价素养标准及与之配套的政策及制度保障措施进行试点检验,基于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二)在教师教育体系中建立健全教师评价素养的培养培训

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性的基本保障,建立健全教师教育中的评价教育,加强对教师评价素养的培养培训是整体提升我国教师评价素养水平的最迫切、最有力举措。首先,壮大教师教育中的评价教育者队伍。从教育评价领域及教师教育领域发掘一批有评价教育实践经验或研究经验的专业人员,集结形成评价教育专业队伍的早期力量,并借用这些力量逐渐吸收、发展更多的评价教育者,在教师教育中形成一支可靠的评价教育者队伍。其次,开展针对职前教师的评价教育试点。在部属师范大学、地方优质师范院校率先开展评价教育试点,开发一批评价教育示范课程,强化对职前教师评价素养的培养,在积累一定课程资源和教学经验之后,逐步推广到更多的师范院校。最后,针对在职教师的评价素养提升开展专项培训和专题教研活动。鼓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研单位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寻求高校支持等方式分批次分阶段加强对在职

教师的评价培训,在教师学习共同体中形成良好的评价研讨氛围。

(三)发挥教师评价对教师评价素养发展和提升的牵引作用

教师自身如何被评价对教师的评价观和评价素养发展观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方面,需要坚决克服单纯以学生学业成绩、升学指标片面评价教师的做法,将教师的育人过程和学生全面发展的成就作为最重要的教师评价内容。通过关注教师的育人过程,减少教师教育教学中可能存在的急功近利心理、拔苗助长行为,引导教师关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以发展性的眼光评价学生;通过关注教师的全面育人,引导教师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角度评价学生学习成就和自身的教学成绩,树立正确的学生评价观。另一方面,在教师资格认定、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等教师评价活动中,把教师的评价素养和参与评价教育活动的情况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引导教师重视自身评价素养的发展,并积极主动参与评价素养提升活动。

(四)加强对教师评价素养的科学研究

教师评价素养的科学发展与提升需要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基础,为此需要从研究队伍、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不同方面加强对教师评价素养的科学研究。首先,壮大教师评价素养研究力量。由科研管理部门、学术组织等为发起者,围绕教师评价素养的价值意义、要素结构、发展策略等主题,组织学术会议、设立科研基金项目,吸引聚集一批教师评价素养研究人员,做好加强教师评价素养研究的人力保障。其次,深化教师评价素养研究内容。包括:一是广泛开展教师评价素养调查研究,摸清我国各地区、各学段、各学科教师的评价素养发展现状、问题、需求,找准教师评价素养发展和提升的着力点。二是加强教师评价教育研究,深入探讨针对不同职业发展阶段、不同学科知识背景、不同地域等各类教师的评价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内容,提升教师教育中的评价教育质量。三是跟进国际教师评价素养研究动向和发展实践,增强国内研究活力和创新力。四是及时关注并积极回应国内教育教学改革、教育评价改革等教育改革创新需求和教师专业发展实践需求,加强教师评价素养本土化研究,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专业指导和引领作用。最后,丰富教师评价素养研究方法。目前,国内现有教师评价素养相关研究,总体上偏理论分析,较少的实证研究也只局限于访谈、问卷

调查等研究方法^[36],有待借用民族志、个案研究、扎根理论研究、叙事研究、实验研究、相关研究、因果比较研究等更丰富的定性和定量方法,多维度、多视角拓展教师评价素养研究的视域和内容。

参考文献:

- [1][34] DeLuca, C., Klinger, D. A. Assessment literacy development: Identifying gaps in teacher candidates' learning[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2010(17): 419-438.
- [2] Assessment Reform Group.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10 principles[EB/OL]. (2002-03-01) [2023-06-2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1849158_Assessment_for_Learning_10_Principles_Research-based_principles_to_guide_classroom_practice_Assessment_for_Learning.
- [3] Stiggins, R. J. Relevant classroom assessment training for teachers[J].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1991, 10(1): 7-12.
- [4][22] 郑东辉. 新时期教师到底需要怎样的评价素养[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4): 46-51.
- [5] Herman, J., Osmundson, E., Dai Y.,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dynamics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 knowledge, assessment practice and learning[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2015, 22(3): 344-367.
- [6] Eekht, T., Davis, S., Mickelson, K., et al. A method for providing assessment training to in-service and pre-service teachers[Z].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wester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A, 2005.
- [7] 崔允漷. 教师应先学会评价再学习上课[J]. 基础教育课程, 2008(11): 55.
- [8] Stiggins, R. J. Assessment literacy[J]. Phi Delta Kappan, 1991, (72): 534-539.
- [9] Yueting X., Gavin T. L. B. Teacher assessment literacy in practice: A reconceptualization[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6(58): 149-162.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教育部负责人就《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答记者问[EB/OL]. (2020-10-13) [2023-06-2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010/202301013/494379.html.
- [11][12][13][14] 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11): 2-7.
- [15] 彭敏. 教师教学评价素养的结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1: 1-2.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34.

(下转第94页)

Their role in motivation, personal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13] Hong, Y. Y., Chiu, C. Y., & Dweck, C. S. (1995).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confidence i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Efficacy, Agency, and Self-Esteem*, 197-216.

[14] Jessor, R., & Jessor, S. L. (1977). Problem behavior and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youth.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7(6), 948-949.

[15] Kyla, Haimovitz, Carol, & Dweck. (2016). What predicts children's fixed and growth intelligence mind-sets? Not their parents' views of intelligence but their parents' views of failur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6), 859-869.

[16] Lockhart, K. L., Chang, B., & Story, T. (2002). Young children's beliefs about the stability of traits protective optimism? *Child Development*, 73(5), 1408-1430.

[17] Mcfarlane, A. H., Bellissimo, A., & Norman, G. R. (2010). The role of family and peers in social self-efficacy: Links to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5(3), 402-410.

[18] Mouratidis, A. Michou, A & Vassiou A. (2017). Adolescents' autonomous functioning and implicit theories of ability as predictors of their school achievement and week-to-week study regulation and well-being.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5(3), 402-410.

(上接第88页)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Z].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15.

[18] 崔允漷, 郭华, 吕立杰, 等. 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標、标准与实践向度(笔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9): 6-19.

[19] 盛雅琦, 张辉蓉. 新时代教师评价素养的内涵解构、价值意蕴及测评框架[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5): 146-152.

[20] 陈玉华, 咸富莲. 中小学教师评价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以宁夏回族自治区7个样本市(县)为例[J]. *教学与管理(理论版)*, 2011(9): 37-40.

[21] 孟晓艳. “一核·四层·四翼”: 区域教师评价素养提升的实践路径研究[J]. *教育科学论坛*, 2020(12中): 27-31.

[23][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通知[EB/OL]. (2012-09-13)[2023-06-2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6991/201209/t20120913_145603.html.

[24] Serufina P., Heidi L. A. Teacher assessment literacy: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9, 84(8): 128-138.

[26] DeLuca, C., Willis, J., Cowie, B., et al. Policies, programs, and practices: Exploring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assess-

ment educa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across four countries[J]. *Frontiers in Education*, 2019, 4(11): 132.

[19] Régner, I., Smeding, A., Gimmig, D., Thinus-Blanc, C., Monteil, J. M., & Huguet, P. (2010).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moderate stereotype-threat effec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1), 1646-1648.

[20] Spinath, B., Spinath, F. M., Riemann, R., & Angleitner, A. (2003). Implicit theories about pers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actual pers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5(4), 939-951.

[21] Yeager, D. S., & Dweck, C. S. (2012). Mindsets that promote resilience: When students believe tha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eveloped.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7(4), 302-314.

[22] Yeager, D. S., Hanselman, P., Walton, G. M., Murray, J. S., & Dweck, C. S. (2019). A national experiment reveals where a growth mindset improves achievement. *Nature*, 573, 364-369.

[23] Yeager, D. S., Romero, C., Paunesku, D., Hulleman, C. S., Schneider, B., Hinojosa, C., Lee, H. Y., O'Brien, J., Flint, K., & Roberts, A. (2016). Using design thinking to impro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The case of the growth mindset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high schoo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8(3), 374-391.

ment educa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across four countries[J]. *Frontiers in Education*, 2019, 4(11): 132.

[27][30] 赵英, 张翠翠. 教师评估素养研究: 进展、热点及展望[J]. *煤炭高等教育*, 2021(5): 49-56.

[28] 王少非. 教育评价范式转换中的教师评价素养框架[J]. *教师教育研究*, 2009(2): 65-69.

[29] 姬国君, 杨洋. 基于证据的教师评价素养提升路径探析[J]. *教育导刊*, 2022(1): 40-45.

[31] Gunn, A. C., Gilmore, A. Early childhood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learning about assessment[J]. *Assessment Matters*, 2014(7): 24-38.

[32] DeLuca, C., Chavez, T., Bellara, A., et al. Pedagogies for preservice assessment education: Supporting teacher candidates' assessment literacy development[J]. *The Teacher Educator*, 2013, 48(2): 128-142.

[33] DeLuca, C., Klinger, D. A., Searle, M., et al. Developing a curriculum for assessment education[J]. *Assessment Matters*, 2010(2): 20-42.

[35] 饶从满. 教师专业标准何为? ——教师专业标准思想背景与目的取向的比较透视[J]. *外国教育研究*, 2022(1): 3-16.

[36] 黄钰涵, 梁玥颖. 我国教师评价素养的研究热点及演进路径探析——基于中国知网中文文献的可视化分析[J]. *教育观察*, 2021(27): 4-6, 39.